



暖心智慧書屋

王阿姨是我隔壁鄰居。她去年退休了，唯一的女兒出國留學，老伴又早出晚歸去上班，家裡常常就她一個人。王阿姨性格孤僻，每天除了出門買菜做飯，很少與鄰居往來。有時遇到她閒聊幾句，也總是唉聲嘆氣，心情很鬱悶的樣子。但最近，每天傍晚我六點下班時，常常遇到王阿姨滿臉笑容，腳步輕盈地從外面回來。

一問才知道，原來，她每天下午都會去前面廣場上的智慧書屋裡看書。「那裡的書有很多呢！一人高的書架有七八個，有文學名著、科書、養生的、兒童的，五花八門想看啥書都有，真是太好了！」說這話時，王阿姨眼睛裡放光。

智慧書屋立在於廣場南側有大半年了，書屋造型別致，屋頂是橘黃色的琉璃瓦，兩面是落地玻璃大窗，寬敞明亮，遠遠望過去好似童話裡的水晶屋。我經常路過，卻從未光顧。

那天晚飯後，我特意走出家門來到廣場上。早春二月乍暖還寒，可廣場上人氣不減。跳廣場舞的人們隨著音樂在整齊地舞動，三三兩兩的人在路燈下打陀螺，還有一群小孩子帶著小狗在奔跑、嬉鬧。我走過寬敞的廣場中心，沿着綠地上蜿蜒鋪就的鵝卵石小路前行。一抬頭，看到智慧書屋透出溫暖的燈光，幾個人影坐在桌前，靜靜地伏在桌前讀書。綠色的書架，

淡黃色的桌椅，鬧市中這份安詳和寧靜，立刻吸引我走了進去。用身份證刷卡進入書屋後，一股書香迎面撲來。高大的書架上擺滿了圖書，我滿腦子翻閱著，隨手翻閱著。這時，走進來一個農民工打扮的中年男人。只見他剛把手伸向書架上的書，又迅速放下。把大手在褲子上擦了又擦，這才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書，低頭認真地翻閱，臉上不時現出笑意。

牆角的一張書桌前，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奶奶拿著放大鏡，在看一本厚厚的大書。那專注的神情，不亞於在認真複習的學生。我拿本書輕輕坐下，看見對面一個小男孩把書頁折起來在玩，一旁的年輕媽媽見了，立刻伸手阻止，並把書頁撫平。小男孩臉紅了，調皮地吐了吐舌頭，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打開書，瀟灑開來的書香沁人心脾。閱讀，似春天裡的馨風，將美好的種子吹進人的心田。在書籍裡汲取的養分，潛移默化地使素質和涵養提升，讓人的胸懷也變得更寬廣，看世界的眼光也會不同了。難怪王阿姨滿面春風，臉上掃往日的愁苦陰霾，原來她在書中找到了源源不斷的幸福。耳邊不由響起她說的話：「看書讓我活得更充實了！老了有大把的時間，可以多讀讀年輕時沒讀完的書。我又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活著的意義！」



林良蕙的美在哪裡？

網絡上透露中國人對國外品牌選擇東方面孔用作代言推廣頗有微言，甚至有辱華成分。

回想2005年左右，呂燕被「醜模」之名加持，成績超越不少公認美女，紅透半邊天；且由中國著名造型師李東田及攝影師馮海包辦包裝炮製，裨益了我們的眼界，豐富了當年國人對時尚人、事、物的飢渴，平地一聲雷，除了當時的成功，也造就今天自家推出品牌的上位機會。

何解當年大眾受落呂燕的形象剛好就是今天大家所摒棄？不論Zara丹鳳眼兼雀斑臉還是Emporio Armani笑容露出頰癢眼牙肉受到千夫所指的模特兒們，相比當年呂燕被營造的形象（真人清爽怡人，並非推廣上的造型），論醜？還有大段距離！

有人解釋，呂燕成就在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跟緊貼舉行的上海世博是為中國國運分水嶺，壯大不可同日而語。是否中國強大了，就不能接受國人擁護各式東方獨特面貌氣質風格？反而只能接受范冰冰、楊冪等等，以西方人面容特質而臨摹的臉孔才算數？不禁想起很多很多年前，1976年，「香港小姐」競選結果，由童年移居英國，充滿西方女孩活躍的林良蕙揀元。不少港人憤憤不平，認為剪了中國娃娃頭，丹鳳眼、小巧鼻子、笑起来滿樹花搖曳、一身古銅光燦爛色彩，不符合華人眼中白白滑滑兼長有幾分西方血統面容才算合格的美人類別。不單止，林小姐得知贏得冠軍，真情流露且叫、且笑、且跳，與華人推崇的假模假樣扮扮，大相逕庭。

港人慣說助語詞：你唔好理。你唔好理，林良蕙不單贏了港姐冠軍，參加「環球小姐」選美，更一舉去到最後入圍好成績，可見以西方人为主的評審欣賞她的自然真摯，健康活潑；更擁與西方人有別的特東方五官氣質。

如果他們對美的欣賞範圍只是環繞西方觀點，高頭大馬、蒼白皮膚、鷹鼻大眼，在西方國度隨處可拾，何須從中國人或遠東人中間去選西方樣貌的A貨？

■1976年，「香港小姐」冠軍林良蕙（中）以東方味濃兼健康活潑自然，贏得評審青睞。 作者提供



春菊與茼蒿

每個人吃東西的口味也有不同，我們經常會問身邊的朋友，你喜歡吃榴槤嗎？因為明白到這種水果的味道很重，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而經常一班朋友吃飯的時候，總會有人說我不吃牛，我就是其中一分子，不經不覺已經有十多年沒有吃這種肉類。

除此之外，還記得小時候的我，已經開始喜歡吃「苦瓜」，雖然自己當時不知道為什麼喜歡，到了長大成人之後，有一天，我的母親跟我說：「你知不知道，很多小朋友也很害怕吃苦瓜，但你偏偏很喜歡吃，不怕那種苦澀的味道。」我自己也覺得奇怪，不知道為什麼會喜歡吃，又或是談不上是喜歡，起碼不會抗拒。可能我就是喜歡一些比較重口味的蔬菜，就好像洋葱、京葱、蒜頭等等，可能對於某些人來說，絕對不喜歡，因為味道真的太重，甚至覺得吃過之後，口腔還殘留著這些味道。

每逢去到秋冬季節，其中一種蔬菜對於很多人來說，有可能不喜歡但每逢吃火鍋的時候，大家便不期然地想起這種蔬菜，就是「春菊」，但一般我們中國人也說是「茼蒿」，但我是一個比較倔強的人，我喜歡的是「春菊」，可能你會問有什麼分別？最簡單的分別就是，春菊比「茼蒿」幼細，味道沒有那麼重，而且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也特意到網上看看實際上這兩種蔬菜有什麼分別，現在可以跟你們分享。

「春菊」又名「茼蒿」或是「皇帝菜」，是一種菊屬植物，原產於地中海南岸。「茼蒿」在歐洲原本是庭園中美麗的植物，但在宋朝引進中國後，卻成為餐桌上美味的佳餚，我發現，其實大自然當中，有很多東西也可以進食，但當然也要小心，也有很多是含有劇毒，或者不能進食，上天賦予我們土地上這些東西，其實自己也覺得很神奇，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形態，人類就會選擇某些來放進口腔裡。但想也想不到，原來「春菊」是從歐洲出現的，而且我從來沒有考究「春菊」這兩個字原來真的跟菊花有關聯，我們吃的便是這種菊花的莖部。如果有機會的話，也想想看這種蔬菜在種植時開花的樣子。

但其實在香港很難找到「春菊」，當然去一些日本超級市場，會有一些是從日本空運到香港，但價錢非常昂貴，如果要求不高，在街市也可以買到「茼蒿」，但口感真的有很大的分別。所以我每次到日本旅遊的時候，總會到一些火鍋店用餐，因為他們就是有這種「春菊」提供，算是其中去日本的一個小小的期待，雖然每次吃不多，但只要能夠品嚐到這種蔬菜，已經覺得非常之滿足。

所以，如果有些讀者平常不會吃「茼蒿」這個蔬菜，如果有機會遇上「春菊」，你不妨嘗試一下，可能你也會愛上，而且會發覺味道沒有這麼濃郁，可能這是一個不錯的介紹，有機會找來吃吃吧。



殺手

小時候第一次看到的殺手，不是男的而是女的，是陳寶珠扮演電影《女殺手》中的女殺手。戲中還有寶珠唱的歌，歌詞說：「天生一副好身手。好身手，智勇雙全膽又壯，生平嫉惡如仇。專與強梁相爭鬥，專跟惡霸作對頭，俠骨柔腸人讚頌，個個稱我女殺手……」

其實這個女殺手專殺的是壞人，就像《史記》刺客列傳裡記載的刺客一樣，專門刺殺的是壞透了暴君。這個女殺手，不是現代身懷爆炸品，以自殺方式來引爆炸彈，不管無辜者死活的恐怖主義者。

最近看到英國的新聞報道，在全世界死亡的人數裡，只有不足百分之零點五的人是死於恐怖主義、戰爭和天災。那麼，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死亡人數，殺手又是什麼？

在廿一世紀，科技和醫學又如此

昌明，人類更比從前更長壽了，但比起二三十年前，每年死亡的人數竟然是高出了五至六倍之多。是什麼樣的殺手有這麼大的本領奪走人的性命？新聞報道指，原來有超過百分之七十的人，是死於非傳染病和慢性疾病，而心血管疾病就是最大的殺手，每三個人就有其中一個是被這殺手奪去性命。第二大殺手才是我們最害怕的癌症，因為死於心血管疾病的人比死於癌症的人高達兩倍，因為被癌症這個殺手奪去性命的，六個中只佔其一。排名較後的殺手，是糖尿病等非傳染性的疾病。

不要小看腹瀉這回事，因為報道說，光是前年，便有一百六十萬人死於和腹瀉相關的病症，令腹瀉成為了全球十大死因之一。所以，保持身心健康才不會有被殺手找上門的機會。注意飲食健康也是能避免殺手埋身的良好習慣。



韓風平

春信

春天來了，在冷冷暖暖中間不斷顛簸，從來都是委婉曲折的，今天天氣是溫潤如玉，明天卻來一個北風呼號，斷不是全部柔情在懷的模樣。有時，天氣還有些淒淒慘慘感傷的感覺，小冷風有些硃臉，恍若冰粒埋在其中，暖陽和寒流彷彿串通好了，你一二三五，他二四六，留出一個周日下點兒有情調的小雨。這樣折騰之後，燕子捎着春信來了，喜鵲和布穀鳥也來了，燕子說我從南方回了，蟲兒們出來吧；麻雀說，我在這裡堅守了一冬，這兒是我的地盤，你可不許鬧。

此時，春天的水位，還沒有爬上岸柳的梢頭；但冬的威力，已遠遠不足了。天氣雖然不是風輕雲淡的那種，但寒風裡留下的僅僅是幽幽的清氣了。街邊的玉蘭樹不斷蓄積着能量，用不了多久，情形就會有大的變化，就像我曾在一首詩裡寫的那樣：樹上棲雲/雲上飄逸置壇/壇中安坐/真正的詩人/是白玉蘭把報恩情懷/寫成大大的花碗/白玉蘭/大輪大輪凌空綻/那種美麗/使我想起穆桂英/想起花木蘭/那是高貴氣質的手/捧出一碗/如果我是的驚叫/使酒花飛濺/我願靜靜守候/在一邊/看你與天/與地/把花碗裡的酒/慢慢敬完

是的，這個季節裡的每一種樹木，都在醞釀生命的春信與豪情。風雲在高空空匯，大地上，雪這種白色的精靈，早已脫身而去，慢慢潛入蚯蚓的肌膚，它也沾滿農人的釘耙——變成磨亮金屬色。春夜聽着雨聲「沙沙沙」地響，終於明白，原來春雨繼續幹着冬雪的工作，緩慢、執着。靠着雨窗，恬淡之心，聽春雨敲屋瓦，慢慢睡去，別有一番馨香的滋味。第二天，還是微雨濛濛，於是飯後打了傘，踱到廣場看湖水中的一串串漣漪，好像周遭就是雨幕的盆景，望一會兒煙波霧柳，我有點兒像遠古的高士了，呵呵，不錯。

柳絲悄悄泛綠——似乎是春信的專場，垂柳與早柳經一場春雨的撫慰，春心跳動起來，髮絲纏綿起來。說來也怪，冬日裡的柳絲枯條條，好像病了，也好像睡了，等到雨水時節，柳絲上的綠珠珠一個個商量好了似的，一起冒出來，尋春的人頓悟：枯而不死，時光點化，一切原本就站在那裡，都不會太差，只要心裡守定住就行了。

於是，看着柳絲繼續想吧，從土塊凍裂到泥土翻漿，春的濕氣始終在唱着主角，濕氣在每一個角落和處所停留、蔓延和滲透，把整個乾燥世界打散了，浸軟了，春的信息便都傳遍了。這就像男孩與女孩，沒有你黏我，我黏你的濕潤勁兒，他們的婚姻就做不來，也長不了。麵粉濕了，加了合適的外力，才成麵團；大地潤了，加了溫煦的陽光，才有春天。

浪漫的春天，從泥土覺醒開始，從濕漉漉的春信開始。桑椹、楊梅、杏子，都還沾着泥土濕氣；萵筍、黃瓜和油綠的小白菜，和露帶泥，彷彿是冒了春雨新採的。於是，把春天吃在嘴裡，便不再是神話。而一個人多與黏合力強的人接觸，也同樣容易迎來人生的春天，因為那些黏合力強的人，先把自己變成一攤春泥，結果成了團體春意的創造者。雨水本來是涼的，遇到泥土變溫了，再經日光的照射加溫、加溫，生命的信息一點點蠕動起來，赤橙黃綠青藍紫，便當仁不讓了。現在，我看到的春信正是濕濕的泥土消息，我看它們那般赤誠、那般有情。是呀，春信來了，也讓我們的心眼兒跟着濕潤起來吧……

記得散文家錢紅莉說過，她經常慢跑的那條甬道上，會見到一對喜鵲夫婦，牠們總停駐在一棵白楊樹上，不知商量着什麼，好像每日等待與她相見似的，歷經了一個冬天。春天真正來時，錢紅莉才發覺牠們在銜枝搭窩，這春信——來得好漫長好漫長，最終結束於雌鳥趴窩的那一刻。當紫橙體系的小喜鵲從樹頂高高的枯枝窩叢中鑽出來，那才真是異端的漂亮。

看吧，新生的薺菜贏得了踏青人的喜愛，牠們用細碎的潔白小花晃動在田野裡，搖曳在我們每一個從鄉村中走出來的人的心底。從紫藤那裡，春信開始變得奢侈、鋪張起來；好像在陽光下的宴會一般，格外地開；紫色藤曼、紫色花和青色花骨朵一步三歡地

糾纏着，一步步從廊頂傾瀉而下。春信激盪的情緒變得蓬蓬勃勃起來，田野裡蒸汽冉冉，忽上忽下、驟飛驟停的蝴蝶時隱時現，多像我那深藏體內的童年時光。

「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大大小小的風箏，跟着一縷縷有些寒微的勁風扶搖直上，去探尋和擁抱愈來愈深的藍天，那是洗不掉的藍、醉心的藍、一猛子扎進去出不來的藍！斜坡上的桃花，算計着與蜜蜂的婚期；翠鳥小舌般的柳芽兒，等待一場雨水的欽點和過數。春信，把一層又一層的密碼打印在素箋一樣的柳條上，等待更多的人們去破譯和識讀。

站在木橋上，眺望春水漾漾的湖面，最可稱道的惟有暮靄裡的柳條隨風擺動，叫人留戀它的接水托天，縷縷散逸着的安閑，若比起岸旁的石凳、石桌，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及到晚間，青黛色的中天，那些閃閃爍爍的星星，相繼落在這湖水中，愈發透明清亮。當我從樓前一段籬笆前側身時，發現那些粉嫩的喇叭花，像吹號的戰士，在涼月下負着露珠，憋足勁兒，把音符的形狀一點點催滿。

假如深夜是春信的滿頭青絲，那麼颯颯作響的樹冠——就是白鷺詩行的沙龍。只有早春晚上唱出的歌兒，才會劃出探春者內心深處輕輕的傷痕。別去追尋梅花和迎春花經歷的苦寒，那已成為被層層掩蓋的年輪。某個午後，我聽到春信的宣講師向夏傅經——繁盛熱鬧時，別忘記把自己的腳步放得很輕、很輕，因為那是生命始祖春信的習性。還特別舉例說，在早春的夜裡，春信得了幾個小時的休息，早晨便沿河灘施着輕功，一路找尋被燕子啄過春泥的痕迹。



■春信着上柳絲頭。 作者提供



彭定康偽善的民主

到今天為止，末代港督彭定康在香港問題上，大力提倡「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大力支持香港民主派的街頭鬥爭行動。但有一樣：他不支持香港獨立。他認為香港獨立在國際上行不通，也不會成功。

彭定康一直玩弄英國的民主遊戲，他不經過選舉，就成為了香港的總督，為殖民主義奔走呼號。在後過渡期，極力推銷英國的議會至上，「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並且說英國人撤退了，英國人的政治影響永遠存在於香港。

香港有不少人陶醉在彭定康的民主遊戲之中。不過新加坡的李光耀，則認為彭定康的香港民主的夢想不會成功，這不過是一種廉價的表演。

彭定康退休之後，並不居住在英國，而是在法國歐世界。他的言論卻並不讚揚英國式的民主，而且對歐盟的民主充滿了悲觀的觀點。法國的傳媒對於彭定康評價很低，原因是他接納了英女王頒贈的巴恩斯勳爵（Lord Patten of Barnes），成為了不經過選舉而產生的英國上議院議員。法國傳媒嘲笑他好像法國越南殖民地的總督。在英國參加或者退出歐盟的問題上，彭定康是擁護歐洲派。如果英國退出了歐盟，彭定康就不可能在法國歐世界了。這可以說得上是屁股決定腦袋。他住在巴黎的南部郊區，附近的法國農民，乾脆就稱他為越南的最後一任法國的總督。含意是說，彭定康並非民主鬥士，而是殖民主義的保衛者。

彭定康非常討厭現在的英國首相文翠珊，說他喜歡英國虛假的公民投票，強調公民投票就是代表民主，代表英國的最高民意，英國政府絕對不能違反公投的結果，議會也可以，結果造成了英國勢必

要退出歐盟的死局。彭定康認為，文翠珊一點政治見識也沒有，是低能的政客，她不知道英國退出歐洲，將會毀掉英國的前途，也會毀掉英國的民主架構。

更重要的是，文翠珊大搞民粹主義，累死了歐洲地區的街坊，將來歐洲有很多國家會仿效英國，搞民粹主義，搞獨立，退出歐洲聯盟，結果弄到歐洲天下大亂，經濟大幅度崩潰，這是一場大災難。政客應該有承擔，有遠見卓識，不要舉起民主的旗號，做出破壞歐洲民主文明的事情。若果出現這種情況，歐洲就會有很多人失業了，非法移民的問題更難解決了，歐洲地區選民對於政客和歷史悠久的執政政黨更加反感了。歐洲的前景的確令人悲觀。

歐洲的精英分子在選舉的時候，承諾要給歐洲人民帶來長遠的經濟繁榮、長遠的利益，但是實際上上了台就考慮今後怎樣撈取選票，避免承擔責任，不斷開空頭支票。今天的情況是：福利主義大行其道，政府的財政赤字愈來愈大，國家的競爭力愈來愈低，失業率愈來愈高，歐元貨幣及單一市場均告失敗。彭定康說，文翠珊沒有阻止英國脫歐，而且固執地認為應該在3月29日晚上11時進行脫歐行動，這只會給英國造成長遠的損害，也加劇了歐洲聯盟碎片化。

英國式的民主，就是選舉出了這樣的政客，不講政治質素，不講道義的承擔，不講國家利益。彭定康已經看出了「英國病」所在，但又在向香港的中產階級和年輕學生，大力推銷英國的民主體制，這是互相矛盾的，也是偽善的。



■英國首相文翠珊 美聯社



悼念田本相老師

沒想到豬年剛過了正月，即傳來田本相老師逝世的訊息。他於三月五日病逝北京，享年八十七歲。

田老師是北京戲劇學家，中國話劇理論與歷史研究會名譽會長，原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和中國戲劇史研究專家，更是專門研究曹禺作品的專家。我首次知道田老師的大名，也是因為曹禺的劇作之故。

那年，我在美國念戲劇，撰寫關於曹禺作品的畢業論文。雖然我的論文是以英文撰寫，但在美國哪有關於曹禺的英文資料？即使有的話，也不需要幫助我寫成一篇長長的論文。因此，我需要參考很多有關的中文書籍。於是，我一方面跑到唐人街的書店購買有關曹禺的書籍；另一方面，我因為知道在美國不會找到太多刊物，便請在港的家人和朋友代我到香港的書店尋找，再寄到美國給我。

當我收到家中寄來的書籍時，我發現有兩本書籍我已經在美國購買了——兩本都是田老師的著作。田老師是研究曹禺和其作品的專家，

要尋找關於曹禺的資料，自然非田老師的著作莫屬。這是我首次看到田老師的大名，也是我首次閱讀他的大作。

我可沒有想過多年後的一次機會，我竟然會認識田老師。那次，我在港負責統籌一個關於曹禺作品的學術研討會，邀請了海峽兩岸暨香港的十二位學者雲集香港。整個研討會的籌備事無大小均由我一人負責，包括與各位嘉賓的文書往來、訂機票和酒店、舉辦研討會當天的一切安排……雖然辛苦，但我卻藉此認識了曹禺的千金萬方老師、李六乙導演，當然還有田老師。

雖然田老師是前輩，但態度親切，平易近人，臉上總是掛着笑容。當他知道我的論文是撰寫關於曹禺時，他非常興奮，連忙問我取一份副本。當我拿出我那兩本珍藏多年的他的著作時，他更感驚喜，高高興興地為我在書上簽名。當我在求學年代拿着那兩本書拚命撰寫論文時，哪會想到有天竟然會與其作者認識？

研討會結束後，田老師從北京寫了一個電郵給我，告訴我他曾參加了無數的研討會，卻從

沒有人比我的安排更妥貼細心，使參加者舒適愉悅，令他非常欣賞。我獲得這位響譽京城的戲劇前輩的誇獎，感到非常榮幸。之後，我兩次收到他的邀請，約我參加兩個研討會，在會上發表論文。可惜那時我因為工作關係，未能抽空出席，只能令有心提攜我的前輩失望，我對此亦一直歉疚。

去年年底，有戲劇界朋友到北京，順道探望田老師。朋友回港後，卻帶來一個壞消息：田老師身患惡疾。當他給我看他與田老師的合照時，我大感不妙——照中的田老師雖然精神不差，笑容可掬，卻消瘦了很多，跟以前不太相似。

我知道他患病之後，一直忐忑不安。我很想給他一個電郵問候，可是，我一來因電腦壞了，早已失去他的電郵地址；二來，我恐怕他未必想太多人知道他生病。若我貿然問候，恐怕會陪朋友不義。當我仍在掙扎時，卻傳來他離世的消息。

田老師，我來不及送上慰問了，就在此願您在另一個世界離苦得樂。